



GUANG DONG YANHUA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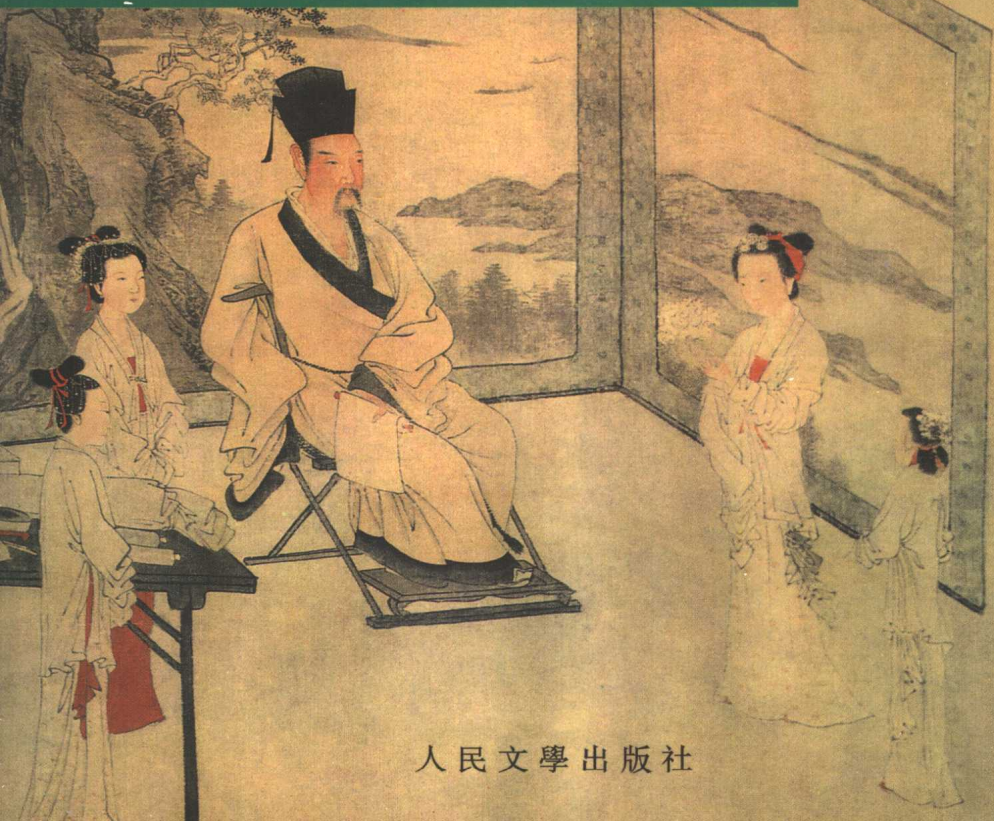


# 屈大均全集



歐 初 王貴忱 主編

嶺南文化歷史文獻選輯 ●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



人民文學出版社



GUANG DONG YANHUA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 屈大均全集



歐 初 王貴忱 主編

嶺南文化歷史文獻選輯 ●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康熙刻本《翁山詩外》屈大均像

翁山屈先生  
遺像

黃廷璋敬摹



寄



扶養丈足先。

黃山之巖崖有潛溪君家溪以之竹心而  
書於我詩軒后二十六峰暮多情行至

無僧車息止六月盤蒼汗如冰豈得風  
掃赤砂赤乳泉名然易毛髓常瀉空

白龍潭雨噴噴蒼蒼金龜語亦未歸

出山未君階溪味最高井字我生嚴峯  
不寄潛溪水語六月孟時相憶梓駘之

赤土秦淮日華林樹空何處不望年必

星赤憶昔逢安留湖原涼采石未謀作  
空引路衣白住華才春告詩仙去年所

盤一食而空把石江浮於魏文共叱咤  
如空 仁性之三分息重王共相故乃神

長用經律年盈周長天之何春孤磬敲

寄送丈惠丈人小文之書生破偏留

又寄

扶養先

不玉香西玉出友道香年早於人也  
多情事遣潛溪水出石至與石有矣

我玉致白冰耳清飲之易三六時近三子  
輝早自迴中堂履坐指空野玉階

香山庵瘞瘵兒亦生三童向水九豐泉品  
生天都 耆思在池園新溪七十岩亦山居

王三季存茶少九九景泉集各支支園三疊亦  
寄玉竹妙人處在老彭溪園

承見茶味生或別生老有路天醉人楊  
那款玉色時抄一杯以年出形觀

第屋大均燥一甚高香香年



拜

翁山詩外 卷之一

番禺 屈大均 撰

五言古

詠懷

至人握大象長爲天下君  
澄潭龍不見噓氣成風  
雲維彼蒲衣子淵玄莫能倫  
朝隱泰山霞暮遊淇  
河津仁義乃蘧廬逍遙葆其真  
春雷驚百卉閭闔  
澳波鱗時哉無與言天倪一何神

猿猴依杞柁后羿不能射  
至人與天遊龜鼉皆  
化劍決浮雲玄珠燭長夜  
許繇乃堯師土苴治  
天下得魚忘敝笱  
驂螭壬高駕聖智貴潛行毋使

# 前 言

歐初 王貴忱

屈大均是清初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詩名尤著，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爲「嶺南三大家」。整理出版《屈大均全集》，是國家古籍整理規劃中的一個重點項目。從一九八三年下半年開始，我們着手收集屈大均著作早期版本及有關資料。經過兩年的時間，先後在廣州和香港兩地公私藏書家手中徵求到屈氏著作和附錄等資料近四百萬字。此次編輯全集，底本均採用原刻本，早期刻本或其它善本，請有關學者進行整理標點。原則上保持屈大均生前手定本原貌，集外詩文則附於相關專集中。

## 一

屈氏自宋紹興年間以來世居番禺沙亭（今廣東省番禺市思賢鄉）。屈大均於明崇禎三年九月初五日（一六三〇年十月十日）生於南海縣西場（今廣州市西場），他幼遇家難，被寄養於邵姓家，初名邵龍，號非池。弘光元年（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邵龍年十六補南海縣學生員。其生身父屈宜邁，字原楚，號澹足，是一位抱持民族氣節和反清復明思想的知識分子。於次年將其領歸番禺

故鄉，復屈姓，更名大均，字紹龍。他先後所取字號尚有翁山、冷君、騷餘、介子、華夫。室名有道援堂、九歌草堂、懷沙亭、文選樓等。爲僧時法名今種，字一靈，名所居爲死庵。屈大均生平著述甚豐，因其著作中有反清思想，故爲清廷所不容，從雍正以至清末的近二百年中，屈氏的著作被定爲禁書，其名遂不再顯於世，成爲怕觸諱的一個姓名。直至民初修《清史稿》、新修《番禺縣續志》及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諸書時，始有其小傳。別有近人朱希祖《屈大均傳》，鄔慶時《屈大均年譜》行世。本書顧問汪宗衍所撰《屈翁山先生年譜》（下簡作《翁山年譜》），則在一九七〇年於香港刊行。

二

屈大均生當明清鼎革之際。一六四五年五月，清軍攻克南都後，繼續向西南地區推進，於次年十二月占領廣州。清軍所到之處殺燒劫掠，百姓流離失所，激發了漢族等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抗清義軍風起雲湧。粵中地區，以南明兵部主事陳邦彥起兵於順德、監軍御史張家玉起兵於東莞和大學士陳子壯起兵於南海等影響爲大，響應者衆。屈大均就是在這樣社會大動蕩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歷史條件下度過了童年。至於他在邵家度過童年的情形，則不得其詳。僅知他幼年喜歡吹簫，姿質異於常人。其父督學至嚴，而大均敏學強記，讀書過目成誦。少有詩名，年十四能寫文章。

大均少時爲粵中名僧函昱（天然）所器重。年十六時經其介紹，從陳邦彥讀書於廣州粵秀山。



嘗攻讀《周易》、《毛詩》，並授以掉鬪、陰謀、劍術和輿地之學。邦彥極賞大均之文。大均與薛始亨、程可則諸人爲同學友，並與邦彥之子陳恭尹訂交。當清軍占領廣州時，大均隨其父返回番禺沙亭。一六四七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春，陳邦彥聯絡同志起兵於高明山中。大均同懷忠憤，有捐軀報國志，從其師陳邦彥獨當一隊。同年九月事敗，邦彥殉節死。後二年（一六四九年），大均奉父命至肇慶行在，向永曆帝上《中興六大典書》。當事者薦以官中祕，以父疾未就。父歿後，於一六五〇年冬，禮函呈於番禺雷峰海雲寺爲僧。十二年後蓄髮髻還俗，復爲儒。大均從一六五二年開始遠遊，至一六八一年歸粵後不再復出。在此三十年中，忽釋忽儒，由粵中往來吳越、幽燕、齊魯、荆楚和秦晉等地。所到之處，走訪前明遺址，交接志節之士，與當地學者文士亦多有過從。就中與顧炎武、方文、杜浚、魏耕、王弘撰等人交誼尤篤。一六五九年六月中，鄭成功以舟師攻南京，大均實與其役。其後又曾出爲吳三桂所部監軍，知其無成，遂謝事歸粵。繼三藩平後，鄭克爽又以臺灣降清，清政權一統局面大勢已定。大均知恢復已不可爲，不復謀北上，決意回里歸養老母。自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後，屈大均基本上停止了抗清活動，轉而從事於著書立說。作爲有強烈民族氣節的人，眼見匡復無望，壯志未酬，思想極爲沉痛。他在一六八二年所作的《壬戌清明作》一詩中，充分表達了這種心聲：

朝作輕雲暮作陰，愁中不覺已春深。落花有淚因風雨，啼鳥無情自古今。故國江山徒夢寐，中華人物又消沉。龍蛇四海歸無所，寒食年年愴客心。

（《翁山詩外》卷十五）

由此可見屈大均晚年的學者生活並不平靜，故國之思和當年與之共同奮鬥的同志的形象，時常回旋在他的腦際。

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屈大均母黃氏卒，享年九十。後三年，即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六日（一六九六年六月十五日），大均亦病逝於廣州，終年六十七歲。卒前一年，大均自營生曠於父澹足公墓下，遺命其子用古冠服喪葬，書其碣「明之遺民」，示其終生無貳志。總觀其一生，自南都陷後，在南明永曆朝和吳藩政權與清廷抗爭的數十年中，屈大均以復明抱負轉走南北，與各方志士相呼應，竭盡心力。更爲可貴的是，在長期危難困苦的環境下，著述成果累累，爲後人留下豐碩的文化遺產，堪稱爲一位偉大的遺民詩人和卓有成就的學者。

### 三

屈大均才氣橫溢，長於詞章，其詩尤享盛名。一六五七年，浙江著名詩人朱彝尊來廣東，與之訂交，有生平知己之感。歸則持大均詩遍傳吳越間，詩名因以大起。其同時人毛奇齡稱其詩「廓然於天地之間，獨抒顛氣，瀟瀟落落焉。一切齷齪與齷齪不足以聞也」。近時粵中詩人冼得霖先生有句云：「三百年間粵派開，上追太白汝奇才。」（見其《讀屈翁山詩》）大均傾服李白詩，深得其遺韻，不獨五律、七絕近似李白詩風，其古風激奮鏗鏘，雅有太白氣勢。如《秋夕別岑公》云：「一片他

鄉月，秋光亦苦辛。每從風雨後，來照別離人。」（《翁山詩外》卷十四）又如《贈王山史》云：「首陽太華何時合？一道黃河苦問之。愁絕白雲與秋色，風陵渡口望君時。」（《翁山詩外》卷十六）這些詩與謫仙詩風甚相近。大均亦以李白自比，如其《席上贈葉仙》句云：「吹人無那素馨風，更送桃花臉上紅。但得佳人稱李白，不辭沉醉月明中。」大均自注謂：「葉仙三稱予太白先生。予喜為盡三爵。」可見大均亦嘗以太白自視。他對杜甫也是欽服敬佩。其五律《已恨》云：「已恨關山闊，還愁鼓角悲。家悲難在外，年長易傷離。弟妹桑農苦，園林雨雪遲。夢中見慈母，白髮總如絲。」（《翁山詩外》卷五）學杜何其相似乃爾。他是李杜並重、博觀約取，深得兩家詩學精義，為當時諸名家推崇。大均於一六六六年夏，在代州（今山西省代縣）獲識著名學者顧炎武，有同行十日之歡。顧氏有《屈山人大均（南海人）自關中至》一詩，備稱其學行高節，詩云：

弱冠詩名動九州，  
紉蘭餐菊舊風流。  
何期絕塞千山外，  
幸有清樽十日留。  
獨漉泥深蒼隼沒，  
五羊天遠白雲秋。  
誰憐函谷東來後，  
斑馬蕭蕭一敝裘。

（《亭林詩集》卷四）

稍後於顧炎武的徐嘉炎，在大均逝世後為《屈翁山詩集》所撰序文說：「吾友番禺屈翁山，詩名遍天下。其歿後，單詞斷句流傳人口者，爭秘篋枕，如蔡中郎之於仲任也。」<sup>①</sup>可見大均的詩，不僅在生前被諸大家所推服，歿後亦為人所愛重。屈大均本人亦以長於聲律自負，所到之處每與詩家

唱和。但他又是一位與人坦誠相待，嚴於律己的人。大均與杭州魏耕最相得，敬重其爲人爲學，尊之爲師。嘗作《屢得友朋書札感賦》一詩云：「慈溪魏子是鍾期，大雅遺音獨爾知。一自彈琴東市後，風流儒雅失吾師。」（《翁山詩外》卷十六）蓋屈、魏兩人志同道合，皆以抗清復明爲己志，不獨以聲黨爲然，故投契如此。大均所爲詩屬詞造語璀璨瑰麗，情感沉烈恢宏，以其所獨具的倏忽萬變、意象雄奇的創作意境，更以他是一位富有強烈民族氣節的抗清鬥士，其有關家國淪亡諸作，易於在知識階層中引起共鳴。如他的《過礪州崖山弔永福陵》一詩，爲哀悼宋末抗敵死難君臣而作，詩云：「萬古遺民此恨長，中華無地作邊牆。可憐一代君臣骨，不在黃沙即白洋！」此詩實爲聯繫屈氏身世之作，抒發其故國之思和亡國之痛。他的詩富有感染力，多爲各階層人士所傳誦，因有翁山詩派之譽。康熙間文士周炳曾在屈大均卒後一年，爲《翁山詩外》所作序文稱：「翁山之詩，爲當世士大夫所膾炙，以至遐方僻壤小生俗儒，知與不知，皆嘖嘖叫呼之，姓名幾遍海內。」<sup>②</sup>其最初刊本詩集《道援堂集》，清初時既有粵東刊七卷本<sup>③</sup>、汲古閣刊本<sup>④</sup>，別有康熙間刊十卷本、十三卷本，又有康熙刻《翁山詩略》四卷，大均晚年又據以連同集外詩等，手自選編定本《翁山詩外》十卷刊行，其後續有補刊本傳世。由以見他的詩影響之大和詩集傳刻之多，其在清初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自毋庸待言。可是由於清政府長期推行文字獄政策，屈大均著作被銷毀殆盡，其名也湮沒無聞。就是在清末以至民初時期的文壇上，屈大均的姓名也比較陌生，近、現代人所著中國文學史方面的著作，也很少提到他，有之者也未將屈氏置於應有的地位。直至近年朱則傑《清詩史》一書出，朱氏引據近代學者金天翮對屈大均的詩之評價，並盛贊大均在清代詩史上的重要地位，竊以爲

是頗有見地之說。金天翻在其《天放樓文言》卷十《與蘇戡先生論詩書》中說：「洎嘉、道間，詩教凌遲，諛言躁行之徒接跡，則倉山之烈也。天翻於三百年詩人，服膺亭林、翁山，謂其歌有思，其哭有懷；其撥亂反正之心，則猶《春秋》、《騷》、《雅》之遺意也。」<sup>⑤</sup>金氏在另一篇《答蘇戡先生》中進一步指出：「詩至嘉、道間，漁洋、歸愚、倉山三大支，皆至極敝。」<sup>⑥</sup>他是從名節對比上突出顧炎武、屈大均，將顧、屈二人並舉，以突出屈氏在有清一代的歷史地位。就民族氣節和詩歌成就而言，大均確當之無愧，金天翻和朱則傑對屈大均的評價是公允的。

屈大均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僅在詩的創作上彪炳一代，其倚聲之作在其生前已刻為《騷屑》二卷，收詞三百七十三闕，格律高秀，氣韻豪邁，多憂時感事之作。如《長亭怨·與李天生冬夜宿雁門關作》：「記燒燭，雁門高處。積雪封城，凍雲迷路。添盡香煤，紫貂相擁夜深語。苦寒如許！難和爾，淒涼句。一片望鄉愁，飲不醉，爐頭駝乳。無處，問長城舊主，但見武靈遺墓。沙飛似箭，亂穿向、草中孤兔。那能使、口北關南，更重作，并州門戶。且莫弔沙場，收拾秦弓歸去。」詞意悲壯，感慨蘊含深切。大均又善於用俗語俚詞入詩詞，口語自然率真。如《行香子·漁歌》：「第一魚鱸，第二魚魴，第三魚是馬膏鯪。潮鹹潮淡，一任漁郎。喜春風來，黃花短，白花長。江水魚香，魚子滋陽，大罾船滿載鹽霜。瓜子罌姥，兩開洋。更鱗魚寒，鱸魚熱，鯪魚良。」此詞運用口語反映珠江口漁民生活，純樸自然，其中一些句子，一直為人民群眾所傳誦。近代詞學大家朱祖謀，推大均詞為清初之冠。

屈大均論文崇尚唐宋，所為文以清辭華瞻著名。其本人自序《翁山文外》則自視為下。事實上

大均所爲文如其詩詞，同樣表現出才、學兼優，隨意著筆皆成妙作。收人在文集中的序、記、志、傳、專論以及書札等，無不文質紛華，而敘述和論說諸體尤爲擅長。偶以俚語入文，別裁取捨精當，讀來清新別致，向爲論者所推重。大均逝世前一年，嘗手自編選其文集《翁山文鈔》十卷付梓行世，自謂所爲文低下之說蓋爲謙辭，論家自有分數也。

屈大均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史學家。其《皇明四朝成仁錄》一書，是在清政府淫威統治下，不顧個人安危，幾十年中廣事徵集崇禎、弘光、隆武、永曆四朝死節之士的行事資料而著爲一書的，足資考證南明史事，研究價值甚大。以其有明顯的反抗思想傾向，不能廣泛流通。此書起初可能刊行過，但僅見有單篇《河南死節大臣傳》、《三原涇陽死節大臣傳》二篇十頁傳世，每頁書口均刻有《皇明四朝成仁錄》七字，乃摻入鄭謀信醫生所藏康熙初刻印本《翁山文外》中。此外，見於存目的屈著南明史事方面的專著別有《永曆遺臣錄》一書，久已失傳，內容不詳。大均所撰史志方面著作，若《廣州府志》、《閩史》俱已不傳，今僅有《永安縣次志》一書傳世。

在屈大均著作中，《廣東新語》別具特色，嚮有「廣東百科全書」之譽。此書二十八卷，每卷紀述事物一類，凡廣東之天文地理、經濟物產、人物風俗等，無所不包，內容豐富，記載翔實，是一部在體例上略舊誌新而饒有地方特色的筆記著作。如卷十六《器語》中，對佛山冶煉業、石灣陶瓷業的記載，是難得的清初地方經濟史料。尤爲難得的是，《廣東新語》一書還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地方的種種苛政。這是在一般志乘中所難找到的。該書卷九《事語·貪吏》中有這樣

的一段記載：「民賈於官，官復賈於民，官與賈固無別也。賈與官亦復無別，無官不賈，且又無賈而不官，民畏官亦復畏賈。畏官者，以其官而賈也。畏賈者，以其賈而官也。於是而民之死於官之賈者十之三，死於賈之官者十之七矣。嗟乎！在昔國之富藏之於民，今也藏之於官，復藏於官而賈者，藏於賈而官者。」論述深刻透徹，官賈盤剝形跡躍然紙上。他如揭示粵中地主階級強占增生沙田及搶奪農民禾稼等罪行，直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還有這種現象。這類記述，一方面體現出著者對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時也說明此書記述的史事，是經著者作過調查的。屈大均友人潘耒爲《廣東新語》所作序文說，此書是著者「考方輿，披志乘，驗之以身經，徵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語》一書。……遊覽者可以觀士風，仕宦者可以知民隱，作史者可以徵故實，摛詞者可以資華潤。視《華陽國志》、《嶺南異物志》、《桂海虞衡》、《入蜀記》諸書，不啻兼有其美。」新加坡學者潘受先生也盛贊《廣東新語》內容豐富和辭章之美，謂可與酈道元《水經注》媲美，因有「奇文新語最，酈注水經如」句稱美。

其《翁山易外》一書，係鄉居時定稿，刊於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大均自序稱：「古者經、傳各爲一書。先儒說，西漢時六經與傳別行。予《易外》不載經文，蓋遵古也。亦不敢以爲《易傳》，而曰『外』。外之者，自外乎《易》也，亦取《韓詩外傳》之義，爲《易》之外篇也。」以大均著作例屬禁書，《翁山易外》在康熙年間雖有刊本，但流傳絕少，知之者甚微，影響不大。此次新編全集收入《翁山易外》，使絕版三百多年的屈氏易學專著問世，對研究大均哲學思想及其對《周易》研究上的貢獻，有很高的價值。屈大均認爲《周易》不是天書，是具有哲理的著作。這就

打破了歷來《周易》解釋上的神秘色彩。屈氏既繼承了傳統經解之說，但又不死守五行生克的說法，而是以直覺方法觀察大自然和社會現象來解釋卦爻辭。他稱「月含日之神而成光」（《翁山易外》卷十五），又謂「相擊之聲爲雷，相擊之光爲電」（《翁山易外》卷二十一），是從自然界本身解釋現象，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翁山易外》又以社會現象解《易》，如說「君無所附，附於民」（《翁山易外》卷二十二），排除了迷信色彩，否定了君權神授說。又說：「剝民所以致亂，亂生於剝」（《翁山易外》卷二十三），這些觀點正是屈大均能以觀察社會現象所得說《易》的結果，在屈氏著作中，屬於經部的還有《四書補注兼考》，已收入新編全集中。

有清一代，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爲鞏固其統治，在政權建立之初，對廣泛在人民群眾中存在的民族思想意識和反清復明活動，清政府曾進行過一系列嚴酷壓制和瘋狂鎮壓，發起過多次文字獄事件，禁燬「違礙」圖書便是一種舉措。屈大均的詩文，在當時已膾炙人口，而在順治、康熙間文禁尚非甚嚴，其著作中雖有觸諱文字，但其著作仍傳刻不絕。在清政權根基鞏固後，雍正、乾隆兩朝便大興文字獄，屈大均著述遭到禁燬。據清末李宗顥所編《禁燬書目均編》，列載屈氏著作有《屈翁山詩集》、《翁山詩外》、《翁山文鈔》、《翁山文外》、《翁山詩略》、《翁山易外》、《道援堂集》、《寅卯軍中集》、《四朝成仁錄》、《廣東新語》、《廣東文集》、《登華記》及《嶺南三家詩選》和大均選本《廣東詩集》、《廣東文集》等<sup>①</sup>。繼清初禁燬「違礙」圖書，至乾隆爲烈。其於查禁屈大均著作尤爲嚴厲，直同梳篦，搜剔無餘。清代學者盧見曾在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所刻《漁洋感舊集小傳》卷四目錄中隱諱屈大均姓名而作「釋今種」，書中正文則全刪，僅存「釋今種」字騷



餘」六個字。可見其時查禁屈大均文字之嚴，盧氏爲存史而不得不採取避禍的手法。直至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一七七四年十二月），乾隆帝還下諭，稱：

……今據李侍堯等查出逆犯屈大均書籍，粘簽進呈，並請將私自收藏之屈大均族人屈稔溟、屈昭泗問擬斬決等語。屈大均悖逆詩文，久經毀禁，本不應私自收存。但朕屢經傳諭，凡有字義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其中如有詆毀本朝字句，必應削板焚篇，杜遏邪說，勿使貽惑後世。然亦毀其書而止，並無苛求。朕辦事光明正大，斷不肯因訪求遺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廣東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止須銷毀，毋庸查辦其收藏之屈稔溟、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並著各督撫再行明切曉諭：現在各省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交出，概置不究，並不追問其前此存留隱匿之罪。今屈稔溟、屈昭泗係經官查出之人，尚且不治其罪，况自行呈獻者乎？若經此番誠諭，仍不呈繳，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即不能復為輕宥矣。朕開誠佈公，海內人民咸所深諭，各宜仰體朕意，早知猛省，毋自貽悔。將此通諭中外知之<sup>⑧</sup>。

據此可見乾隆手法之圓通和惡辣，軟硬兼施無不其極，必欲禁絕屈大均著作而後可。清政府從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藉修《四庫全書》名義，發起大規模查辦禁書，由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都係統地組織了大批檢查官員，並相應建立了查辦機構，至乾隆五十七年結止，共進行了十九年聲勢浩